

筆墨春秋

何鎮邦／著
群众出版社



筆墨春秋

劉征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笔墨春秋/何镇邦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8. 10

ISBN 7-5014-1838-1

I. 笔… II. 何…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1588 号

技术设计: 王焰华

笔墨春秋

何镇邦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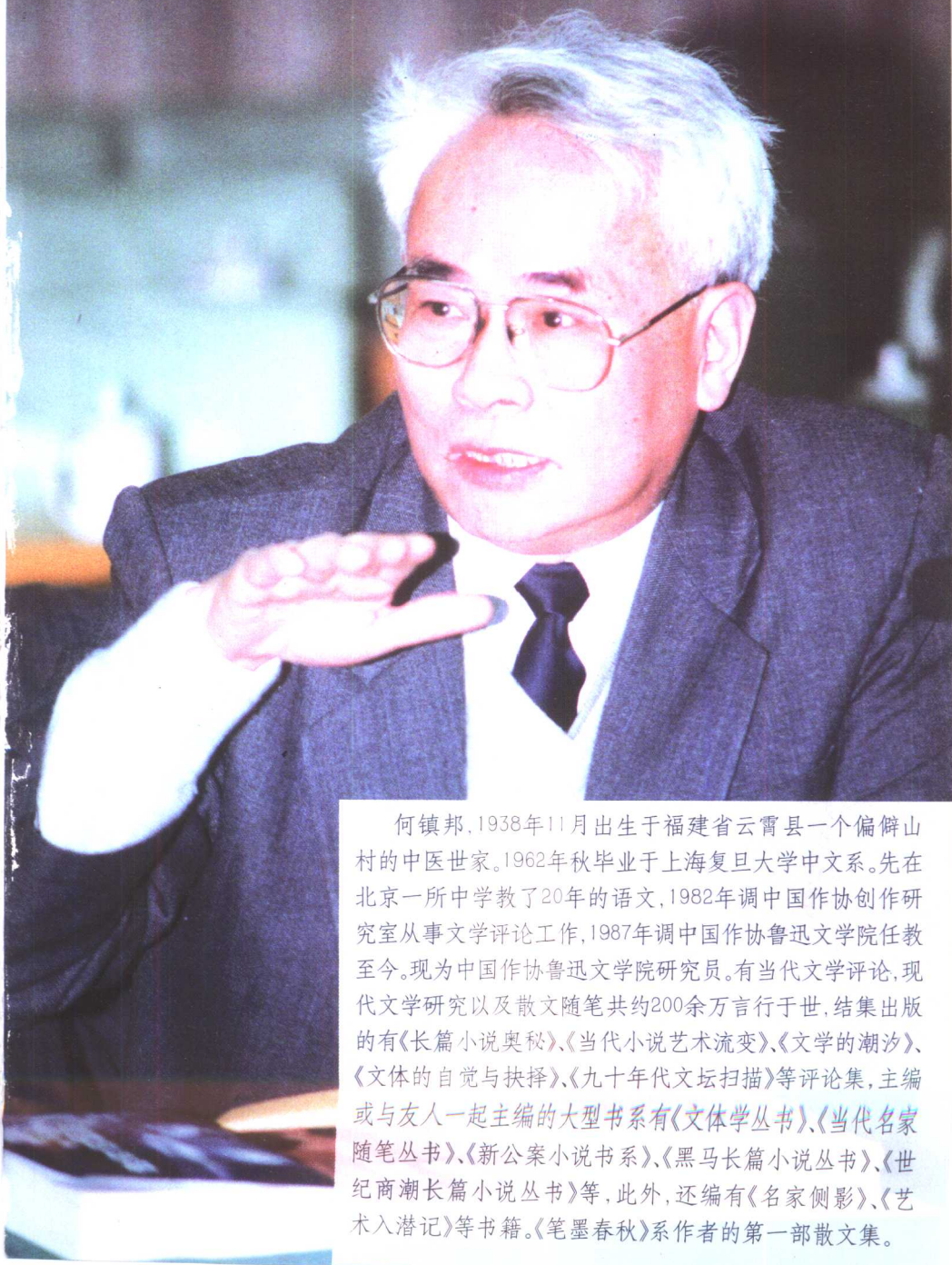
警官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25 印张 插页 3 146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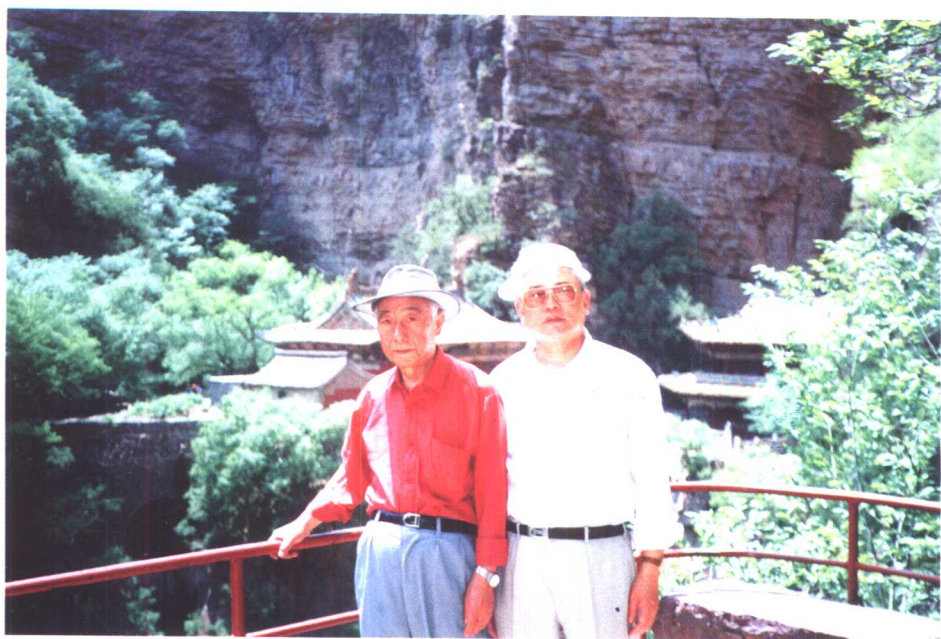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1838-1/I·741 定价: 14.00 元

印数: 0001—5000 册



何镇邦, 1938年11月出生于福建省云霄县一个偏僻山村的中医世家。1962年秋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先在北京一所中学教了20年的语文, 1982年调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从事文学评论工作, 1987年调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任教至今。现为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研究员。有当代文学评论, 现代文学研究以及散文随笔共约200余万言行于世, 结集出版的有《长篇小说奥秘》、《当代小说艺术流变》、《文学的潮汐》、《文体的自觉与抉择》、《九十年代文坛扫描》等评论集, 主编或与友人一起主编的大型书系有《文体学丛书》、《当代名家随笔丛书》、《新公案小说书系》、《黑马长篇小说丛书》、《世纪商潮长篇小说丛书》等, 此外, 还编有《名家侧影》、《艺术入潜记》等书籍。《笔墨春秋》系作者的第一部散文集。



作者与已故老作家汪曾祺1992年初夏一起摄于太行山东麓的苍岩山。



作者1992年春与王蒙夫妇、童庆炳夫妇摄于王蒙家中。

目 录

第一辑：文坛写真

我所见到的叶圣陶.....	3
在冰心家做客.....	7
关心晚辈的荒煤老人	11
赵景深先生二三事	14
心直口快的韦君宜	16
汪曾祺二三事	19
《受戒》发表的前前后后.....	22
人间送小温	25
满目青山夕照明	
——汪曾祺七十四华诞一夕谈	29
著名老作家汪曾祺的婚姻生活	32
记不尽的汪曾祺	40
哭汪老	48
中国一位纯粹的文人	
——汪曾祺先生周年祭	53
半个世纪的友谊	
——北京文坛二老佳话	56

呕心沥血写史诗	
——徐兴业和他的历史小说创作	61
常青的老树	
——老作家林斤澜二三事	64
文夫的平常心与平常事	73
布衣燕祥	83
活得潇洒	
——小记李国文	89
近看王蒙	94
我与平凹的交往	100
一颗美丽诚朴的心	106
她当过居委会主任	
——记青年女作家范小青	111
“生命的鼓点催我奋进”	
——青年作家毕四海印象	114
毕淑敏印象	117
我所了解的毕淑敏	120
杂说震云	128
一幢楼房和一部长篇小说	136
张弦为何写《角落》	138
林斤澜收集酒瓶子	140
熊德兰与《求》《真》三部曲	142
当代两部创作周期最长的长篇小说	144
李準喜获“茅盾文学奖”之际	147

高晓声与他的《陈奂生进城》	149
陆文夫为什么让徐丽莎死?	151
陆文夫与美食	153
邓友梅与其“京味小说”	155
刘震云创作轶闻三则	157

第二辑：茶话酒话

武夷深处访茶农	161
春访龙井村	164
在大理喝白族“三道茶”	167
我与“碧螺春”	170
父亲与工夫茶	173
奶茶种种	176
北京茶艺馆	179
茶里寄深情	182
我的几次喝酒经历	185

第三辑：故乡·游踪

我的塾师与乡村小学	191
榕树的怀想	195
三访慧苑村	198
山村除夕夜	202
魂牵梦绕猛峒河	204
“湘泉”伴我万里行	209

黄金半岛的文化之旅

——访泰散记	211
珠海拾零	227
家住亚运村	233

第四辑：乱弹种种

“文化杂交”浅议	239
说“恶补”	243
图书亟待“打假”	246
读书要善于辨析	248
理解警察	249
心理调控与健康	251
第一篇发表的前前后后	254
后记	256

第一辑



文坛写真

我所见到的叶圣陶

大概由于中学时代在语文课上读过叶圣陶的短篇小说《夜》、《多收了三五斗》和在课外读过他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散文《藕与莼菜》等拙中见秀的名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由于大学时代的老师郭绍虞先生曾是叶圣陶的同窗，经常提起他之故，我非常景仰叶圣老，希望能够见到他，以便亲聆他的教诲。没想到，这个愿望后来终于实现。

第一次见到叶圣陶先生是在1963年5月，时值北京的初夏，夹竹桃花盛开的时节。我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一所中学里教语文。叶圣陶先生当时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抓中学语文教材的改革，亲自主持编了一套新的中学语文教材，想听听中学语文教师的意见，于1963年5月在北京东堂子胡同的北京教材编审处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我也应邀参加了。这是一所很大的宅院，座谈会是在中厅的会议室里进行的，与会者多是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中、老年语文教师，只有我是个刚教了两年书的青年教师。因此，我既兴奋、又不安。好在主持会议者和莅会听取意见的叶圣老都非常平易近人，启发大家发言，我的心才安定下

来，并侃侃地畅述了意见。会议中间休息时，大家都走到院子里来观赏盛开的几盆夹竹桃花，散步聊天。这时，叶圣老也走出来了，并朝着我走过来。只见他花白寸发，脸色红润，精神矍铄。他和蔼地询问我毕业于哪所学校，教了几年书，当我答道毕业于复旦大学，是郭先生的学生时，他朗声笑起来，亲切地告诉我：“我同你们郭先生是小学时的同学，很要好的，以后你有什么事找我好了。”会议即将继续进行，我记得结束谈话时，他还夸奖我的发言不错，鼓励我安心于中学语文教学工作云云。这就是我第一次同叶圣老见面的经过和情景。

第二次见到叶圣老，是在经过了十年“文革”之后。当时，几位在中学教语文的朋友都觉得学生缺少好的课外读物，尤其缺少被叶圣老称之为绘画中的素描和书法中的楷书的精美的散文佳作作为学生习作的“临帖”，于是大家动手编了一本《中学生课外阅读文选》。最后在议论请谁题签时，我提议请叶圣陶先生为这本自编自印的书题写书名。开始大家不太相信能办到，后来我通过一位同叶家有点来往的老同学辗转到叶圣老处求来他的墨宝。没想到年事已高且德高望众的叶圣老肯为几位普通中学教师自编自印的一本小书题写书签，当我从老同学手里接过题写着“中学生课外阅读文选”几个拙朴遒劲的毛笔字的纸条时，快活得像个小孩子一样跳了起来，赶快回去告诉编书的朋友们并送去制版。《中学生课外阅读文选》印出发行后，果然受到北京和外地的中学生的喜

爱，两万册销售一空，东北一个城市还翻印了一版。后来，我和几位朋友在此基础上编选了一本《现代散文百篇赏析》，也是供中学生和文学爱好者阅读的，此书编成后交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为了感谢叶圣老为《中学生课外阅读文选》题的书签，并请他再次为《现代散文百篇赏析》题签，1980年夏天，我在那位老同学的引见下，来到叶圣老位于东城东四八条的寓所拜见叶圣老。时间过去了十七年，叶圣老显得苍老了，耳也有点背，但精神仍然很好。叶圣老的长子叶至善先生说老人已很少写字，手也有点抖，显然有点挡驾之意。但当我说明来意之后，叶圣老当场提笔写下了“现代散文百篇赏析”一行既拙朴又俊奇的字，并说：“行不行，要是不行可以重写。”我真是如获至宝，喜出望外，接过叶圣老题写的书签表示感谢，并坐下来聊了会儿天。当他得知我就是十七年前他在北京教材编审处见过的那个郭先生的学生时，他便兴致勃勃地聊起来，并要我留下新的地址。这便是我第二次见到叶圣老的经过和情景。

《现代散文百篇赏析》一书于1981年出版，书出版后，出版社委托我送样书和一批别的书籍给叶圣老，于是我又来到叶圣老的府上。此时，东四八条的房子正在整修，叶圣老一家临时搬到北师大对面的铁狮子坟的一座楼房里。叶圣老看到书印得不错，又得知发行情况不错，很高兴。当我告诉他书中收入他早期的三篇散文《没有秋虫的地方》、《藕与莼菜》以及《五月卅一日急

雨中》时，他连声说：“写得不好。”临别时，他又要我写下住址，当他家里人拿来一张大的稿纸要我写住址时，他又连声说：“用不着那么大的纸张，办什么事都要节约”，后来只好改用一张小纸条写下我的住址。这便是我第三次见到叶圣陶先生的经过和情景。

1984年和1985年之交，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在此之前几年我调中国作协工作，因此到会上搞会务工作。会议期间，江苏代表团的作家，如陆文夫、艾煊等以及叶圣老的次子叶志诚要到东四八条看望叶圣老，邀我同去，我大概由于忙一件什么事而没有去成，从此也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叶圣老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他的道德风范却永存我的心中。

1990年11月

在冰心家做客

老作家冰心是很看重乡情的。1984年年底，中国作协“四大”召开前夕，我陪同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冰心评传》的作者之一范伯群第一次到她家里做客，因我是她的福建同乡，给予格外热情的接待，并给了我一个“特别通行证”：“什么时候想来看我都可以来！”冰心老人虽然如是说，但我终因考虑到她年迈体弱，时间特别宝贵，不敢轻易登门打扰。今年五月下旬，全国青年作家代表会议在京召开。来自家乡的七八位青年作家一致要求我同冰心老人联系，带领他们去看望这位心系故乡的老一辈作家时，我不禁为之心动，打破六七年来“自我禁令”了。我先给冰心老人打了电话，马上传来了“欢迎立即来”的答复。

那天早晨，一场暴雨使初夏的北京变得犹如秋天。我和福建的七八位青年作家驱车来到西郊中央民族学院家属院冰心老人所寓居的一幢普通的单元楼前。当我们鱼贯走进冰心老人那间朴素而又简洁的书房时，她已坐在书桌前的靠背椅上慈祥地等待着我们的到来。冰心老人前几年因赶译一个急件而引起轻度的中风，经治疗，还留有脑血栓的后遗症，行动不便，虽然有美国友人送来

的轻便的铝合金的助走器，她扶着助走器可以在宅里自由活动。她很高兴见到来自家乡的青年作家们，当我把七位青年作家介绍给她时，她高兴地一一点头，并要她们在她特设的本子上留下姓名和通讯处。然后，我们同老人一起拍了两张合照，又分别同她合影，她要我们坐下来聊聊。她说：“女孩子坐到我身边来！我最喜欢女孩子，女士优先，你们看，我的书橱里只放我唯一的一个孙女的相片。”于是，女作家林丹娅、徐平、吕纯晖围着老人坐下，大家无拘无束地聊了起来。

自然先谈论起家乡。来自家乡的青年人纷纷报告福建近年来改革开放的变化和文学界的近况，老人高兴地点点头，其实，她虽然足不出户，却是心系家乡的。当吕纯晖问起老人在福州的住处时，她不假思索地答道：“在靠近西门的杨桥巷。”她虽然只在福州住了两年多，于1913年随家人迁居北京上了贝满女中，但她对福州的风情尤其是她故居的一切仍记忆犹新。当丹娅和金海告诉老人他们毕业于厦门大学时，老人又高兴地说：“厦门大学的第一任校长萨本栋还是我的外甥呢！他是我表姐的儿子，年龄比我大，在美国留学时，一次他来看我，我说我是你阿姨知道不？他不相信，写信问他母亲，得到了证实，以后无论是见面还是写信，都称我为冰姨。”老人显然沉浸在愉快的回忆之中，我们的谈话显得更加无拘无束了。

话题很自然地转到写作和这次“青作会”上来，当